

▼出版人在线

少数民族文字  
创作出版卮言

□黄凤显



近日常听到关于鲁迅文学奖的热议,不由得想到鲁迅,尤其是想到鲁迅那薄薄的一册《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先生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编写的这部讲义,顾名思义,乃言“汉文字至文章”,简述了自汉语言至汉文字及其汉文学的生成发展过程。鲁迅先生这部被誉为文学史学的圭臬之作,却未标榜为“中国文学史”,想必是熟虑及以汉文字为载体的汉文学之外,中国尚有以其他文字为载体的文学。

那就是为许多人时常忽略的以少数民族文字为载体的文学,即少数民族文字创作。

中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在人民币纸钞上,除了汉字和汉语拼音外,还印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4种文字,不是每个使用人民币的人都了解。而至今我国多家出版机构一直在出版的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阅读、欣赏和研究的人也不很多。

现今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出版,主要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文字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初民族出版社等30余家民族出版机构相继成立以来,这些出版单位先后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民族文字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版发行,满足了少数民族读者的阅读需求,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更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和编辑出版人才。可见,少数民族文字创作出版的繁荣,与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壮大是紧密维系在一起的。

但是,随着我国出版业的全面改革和产业调整,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出版面临的若干问题值得深思。诚然,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给予了公益性的政策,这对民族文字出版是极大的保障。不过,民族文字出版中往往在强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民族文化及有关科技、法律、医疗等应用性图书出版的同时,民族文字原创文学作品的出版不容易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症结,多为图近利而失远谋。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今少数民族作家用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许多是少数民族原创文学中的精华。退而言之,像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用汉文创作,但其中所蕴涵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和受少数民族艺术影响而体现出来的形式与技巧就蔚为大观。而运用民族文字原创的作品,我国的众多读者由于文字的隔阂而无法领略其奥秘与神奇。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保护与培植,抑或是为民族文学的繁荣,民族出版业都应加大民族文字作品的出版力度,这方面的重要性毋庸赘言。

愚以为,在民族文字公益性出版中,一是在出版规划、选题策划以及资金扶持上对民族文字创作应给予重视和倾斜,将之纳入公益政策支持范畴,并建立相应的机制,使此类作品的遴选、出版进入良性循环,避免“拿钱出书”的现象;二是在各级各类作品奖、图书奖的评选中,可设民族文字创作专项奖,勿与其他作品、图书等量齐观;三应对民族文字创作队伍加强扶持和培养,为作家深入生活和潜心创作提供帮助;四是出版社和相关机构应组织力量,将民族文字作品进行汉译出版,这方面中国作家协会及作家出版社近年出版了一些丛书,收效反响俱佳,甚可为;五是文学评论界应重视对民族文字创作的研究,为其宣传弘扬。如此,作为中国文学中的一枝奇葩,民族文字创作定将绚丽芬芳。

(作者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

▼书说新语

## 其实我们一无所知

这半年里我喜欢的作家是怀特。他写的多半是在缅因州的农场里与15头羊、112只红母鸡、36只白岩母鸡、3只鹅、一条狗、一只猫、一头猪和一只笼鼠共度的日常生活。各种寻常小事他讲得温文尔雅,我读了之后,明白人家是真的很脱。我由此发觉,文雅和风度这类东西比过去更吸引我了。怀特死后,《纽约时报》的讣闻说:“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大概我正在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才会欣赏怀特。古人喜欢讲“圆融”,倘若不是庸俗地理解为圆滑,而解释为圆通融通,领悟无碍,谦逊和不疾不徐地接近真知,我想倒也值得领略。

生命是什么呢?儒家讲“敬始、慎终、追远”,庄子说“死生亦大矣”。我们有敬畏,有探求,有观照,可还是无从理解生命为何物。无论是深不可测的造物,或名之以上帝,还是真理,弥漫在青草翠竹间的“道”,其实我们都一无所知。小时候,我可未曾想到此生有好文章可读,有人与事可经历,其时天真淳朴,全然不知文明已被经营了千万年,忽然迎过我之来到,这是意外之喜。相较生活的诸般细节,这才是大的命数。

(节选自《佛祖在一号线》,李海鹏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重点  
推荐

## 让“80后”接好这一棒

—《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评述

□许骥



我不是很欣赏用“×〇后”这样的代际关系来区分人的做法。因为我实在察觉不到1979年出生的人和1980年出生的人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之处,而他们却被分别划归为“70后”和“80后”。但是,我同时又无法否认从某种层面上说,历史上常常会出现“某一代人”的情况,这些人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很多共性。比如,他们可能在中学时代用过同一个版本的英文课本,都知道一个叫李雷的男生和一个叫韩梅梅的女生;又比如,他们听着同一群歌星的流行歌曲长大,那些歌词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再比如,某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确实造成了很明显的界限,使此前和此后的两代人看世界的态度大相径庭。有时候以十年为一个刻度来划分年龄层,似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办法。

“80后”的界限是比较明显的。这代人和中国的经济腾飞一起成长。有人说:中国在这三十几年里做了西方两百年的事情,同时也积累了西方两百年的问题。这一情况在“80后”身上也同样应验。与父辈相比,“80后”无疑是最富足的一代,现在美国一款最新的ipad或nike上市,身在中国的“80后”可以马上从网购得到,没有丝毫阻力。但是相对的,“80后”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是父辈所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才出现了关于“80后”的诸多社会问题:“蚁族”、“蜗居”、高房价、教育、“剩女”、网络、“富二代”、“官二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纷扰的现实面前,“80后”要经历更多人生的抉择,大多数人选择了妥协,少数人选择了反抗和观望。

今年有不少人特别关注“80后”,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来讨论“80后”何去何从。为什么是今年呢?原因很简单:从今年开始,“80后”将陆续进入30岁。按照孔子的说法,是进入“而立之年”了。在

这个重要的转折之年,“80后”究竟“立不立”得起来?这不仅是关乎“80后”自身的问题,更是关乎下一代能否顺利接过上一代递过来的“棒子”的问题。

我之所以想到“接棒”,是因为最近读了一本关于“80后”的书:《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此书腰封上有一句话:“而立之年,80后须棒喝。”这话让我很自然联想起李敖在1961年写的那篇著名的《老年人和棒子》。在那篇文章里,李敖提出了一个质疑:“老年人”手里拿着这根“棒子”,究竟是想交给年轻人以图传承呢,还是想朝年轻人头上敲一下?他说,“老年人”口口声声教训年轻人要来“接棒”,但是他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

交出来的是什么棒?”在此,我不想对《老年人和棒子》多发议论,只是想说明《无法独活》一书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和《老年人和棒子》给我们的启示有某种相通之处。

大体上说,《无法独活》一书是不错的。本书的作者都是“70后”,他们的姿态是“兄长式”的。如此一来,就没有“老年人”那样的居高临下。他们平视“80后”,除了批判现实以外,还普及常识(这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点)。例如此书第一作者夏烈告诉“80后”:“信息≠知识≠常识≠文化”——并不是在掌握海量网络信息的时代,“80后”就等于有常识、有文化了,没有分辨和筛选能力的人,即便拥有信息仍旧可以非常无知。

如果说,“80后”今年“三十而立”应该成为一个“现象”的话,那么,这个“现象”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是,过去在“80后”没有话语权的时代,贴在“80后”身上的众多标签(诸如“迷失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拜金的一代”等等)基本上都是父兄辈所强加上去的。现如今,“80后”步入而立之年了,势必会介入公共领域争取更多话语权,不仅是参与社会热点的讨论,也将用“80后”自己的语言、视角、方式,重新找寻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在这期间的一切讨论,无论是褒奖、贬斥、批判,在我看来初衷都是善意的,都是为了让“80后”更好地接过历史之棒——《无法独活》的初衷和言说的分寸也大抵如此,从中可以看到“70后”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以及对“80后”的不满乃至羡慕。一个好玩之处也许是,这本写给“80后”的思想录,也许更能照出的是一贯低调和被遮蔽的“70后”本身的心境和影子。

(《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夏烈、张守刚、张亦峰、吴海云、王千马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 ▼百家品书

## 素朴的乡村情怀

—评诗集《炊烟扶摇》

□陈建功

我印象中的马淑琴,是与京西风物密不可分的。在木城涧煤矿生活的十多年,早已把层峦叠嶂的山峰、郁郁葱葱的林木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中。读京西诗人马淑琴的诗,是所有与京西有关的记忆缓慢复活的过程,也是重构一个审美的乡村的过程。

马淑琴诗中的京西山村,有着浓浓的古风古韵,简直堪比陶渊明先生笔下的桃花源。你看,她这样写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瓦垄连接成圣景/如散落山洼的梯田”。对于终日只见得高楼与高楼之间那一点亮光的城市人来说,“瓦垄”大概都是一个稀罕词儿了吧。这行诗却勾起了我的记忆,那一行行凹凸相间的屋顶,和屋顶上向人摇首致意的瓦垄墙,让人恍然觉长的时光在此凝固了,多少年来乡村就是以这样一幅永恒的表情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马淑琴以极其精省的诗行,勾勒出山民劳作和生活的场景,山民的生活于是也呼之欲出了。接下来的诗行仍然是清淡

的、素朴的,“屋脊沿山的走势/翘望/茅草长成清淡的炊烟”,只是,这素朴里,有着泪泪汇聚的深情在,因而显得厚重了。如果说,第一小节是写山村之“静”,接下来,马淑琴就要凸显山村“动”的一面了。“鸟儿刚辨别/于门墩的刀痕起程/飞向邻家的雕花屏风/左顾右盼/站成‘喜鹊登梅’/与‘富贵白头’的双重身份”。宁静的山村因为这只鸟儿而有了股活泼泼的生气。无论是“喜鹊登梅”还是“富贵白头”,祥和的民间氛围由此蔓延开去。所谓“人间有味是清欢”,乡村是素朴的,也是自然的。她还抓住了山村“野”的一面,“野山野冈/野泉野溪/野性的云雨,野性的霹雳/星群就是野牧的牛羊/静卧于空旷的天宇”,这“野”就把山村写活了。在我看来,马淑琴擅长写京西风光,在于她精准地描绘了一些饱含诗情的意象。“彩云”、“野花”、“青石小巷”、“风雨”、“老树”、“月亮”、“老井”、“石碾”,那个在时光深处栉风沐雨的山村形象一点点完整、真切起来,我想,这大概就是马淑琴的诗打动我们的原因吧。

令人感慨的是,马淑琴还是一个民俗收集者。与山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物件”在她的诗行里熠熠生辉,譬如,“长柄的大锄/大肚子水罐/‘翻羊肚’的干粮/



能放飞诗人的想象,将美与生活紧紧系在一起。

诗人在欣赏美的同时,也将这种美转化为迷人的诗句传达给读者。

亚楠是一个优秀的山水诗人,是一个善饮多梦的散文诗人。他多年来一直坚守在伊犁的土地上,坚持写类似古代汉赋、宋词一样的散文诗,将当代文坛这片不太让人注意的土地开发得有声有色,经营得鸟语花香。草原、鲜花、小草、阳光、月亮、神话和传说……美丽而又忧伤,小小的疼痛带着透彻的醒悟,和着一曲自然与人生的混合交响——这就是亚楠散文诗之路。

亚楠祖籍江南,又生活在伊犁这个“塞外江南”,是一个被美丽的风景沁入骨髓的诗人。最近出版的散文诗集《落花无眠》展示了他多年散文诗的创作成就,无数的风景演绎成无数的诗章;从塞外的伊犁草原到浙江的钱塘潮,从夜莺、白鹭、云雀到雪豹、野骆驼、乌鸦,从张家口的南天一柱到海南天涯海角,从井冈山的黄洋界到庐山的仙人洞,从江西的滕王阁到新疆的帕米尔高原……诗人以美的眼光发现祖国大好河山的神奇美丽,歌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在亚楠的眼里,草原、雪山、河流、森林、大海、城市,都是自然或历史的风景,都

和那只细脖子的水唧噜/辘轳打捞的“井把凉”,如是种种,让淡去的光景如在眼前。甚至,她的诗行还记录了一种活的文化。比如,她写京西古幡乐的诗篇,细细描绘了一种行将逝去的民俗活动,令人向往。民风民俗入诗,本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传统,宋代大儒朱熹在《诗经集传》里就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惜乎现代诗里似乎少了民俗民风的踪影,马淑琴于此所做的努力,在接通诗歌传统的同时,也为现代诗开拓诗歌空间尝试了一种可能。

翻读马淑琴的这本诗歌集,熟稔的感觉仍旧还在,又多了新的惊喜。我注意到,诗人并未将视野局限在京西这片土地上,广袤的大地处处都可成为她诗情的源泉。读她的诗,可以跟随她来到京西,领略风雨桥的风雨,聆听老井和水磨的絮叨,感受“寂寥旷美的高原风光和英雄悲壮的长征精神”;也可以踏上北疆的旅程,在三角界碑和边境线上留影,感受“美丽的莫尔格勒河”的“母性柔情”。令人称道的是,马淑琴的诗风与她所要描绘的内容相得益彰,写江南,自有江南的细软澄澈在;写西藏,笔端又化入了藏地的大气明朗。一位诗人,能不断突破自我,探索艺术的新路,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偶有奇想,倘若诗人在内容创新的同时尝试艺术创新,考虑如何在现代诗里熔铸现代人复杂的情感和思想,又是怎样的风景呢?马淑琴的诗歌道路仍在继续。我深切地期待,她继续用心地探索,不懈地努力。

(《炊烟扶摇》,马淑琴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 风景中的思想

—品味亚楠散文诗集《落花无眠》

□孤岛

考世界。看到日益膨胀的城市,他忧虑:“城市在喧嚣里一年年长高,而我们的绿地却在一天天减少。如果有一天,狂沙滚滚而来,城市还会如此繁华喧闹吗?”

(《春光曲》)看到在寒鸦的鸣叫中,野兔被猎人追杀的荒野冬景,他思考:“不知道大雪会不会淹没所有的贪婪,不知道幽静的松林,阳光是否还会照耀/春天就要来了。我知道那样的季节/万物复苏,每一个生命都会找到自己的欢乐。”(《冬景》)而《夜雨》那首诗,则更鲜明地道出了对今日的天灾人祸的感叹:“海盗依然猖獗,饥饿和瘟疫,把人类一次又一次抛向苦难的深渊/即使那些可爱的小鸟,骤然间,也会在罪恶的枪声里,流尽自己最后的一滴血。”接着,他道出了对“人”和万物生灵的悲悯:“无数生命,他们所有的心愿,就是渴望着能够平静地活下去/没有战争,没有病毒,没有饥饿,没有贫穷,没有天灾人祸,也没有那么多无助和痛苦/仅仅是活下去啊,就像一棵弱不禁风的小草,只要有阳光照来,就会那么快乐,那么精神抖擞,所有的苦难都被它们抛在了身后。”可见,风景诗人,也是忧患文人。

(《落花无眠》,亚楠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 ▼新书快读

## 见证文学的梦想与光荣

□李朝全

##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报告文学卷》



由五位获奖者亲自节选其获奖作品的精华内容,同时收录获奖者介绍及获奖感言、获奖作品。这些作品大多重视对鲜活历史的记录,对人性、人心、人情的开掘,对社会、民族和大众伤口与疼痛的关切和抚摸。李鸣生《震中在人心》引导读者重返汶川大地震现场,在零距离逼视这场国难的同时深入探究、省思并诘质,抚慰遭受剧创的灵魂,凸显人性不泯的光辉。张雅文《生命的呐喊》深情讲述个人坎坷人生,真挚感人,激励读者。关仁山《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将两座受到巨震重创的城市连接起来,今昔对比,在揭示地震灾害同时,指出一条重建再造涅槃新生的路径。彭荆风《解放大西南》以战争亲历者身份再现60年前历史场景,讲述国家史上一阙难忘篇章。李洁非《胡风案中人与事》拨开历史迷雾,还原知识分子在时代氛围重压下精神的生存状态及其变异,勘探人心,引为史鉴。

##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文学理论评论卷》



这些作品大多面向现实人生,面向作者和文学创作的当下及未来。南帆《五种形象》围绕着“典型”、“现代主义”、“底层”、“小资产阶级”、“无厘头”这五个关键词展开,为考察文学发展流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张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探讨了这种影响甚广的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的新问题、严峻考验及挑战。赵园《想象与叙述》由现代文学上推深入明清文学,着重研究“历史生活图景”中人的存在,特别是明清之际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富于创见及新意。

高楠、王纯菲《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和思考文学在世纪交替前后的格局、困境、生发与可能,是一次及时梳理传统、直面当下和未来的文学研讨。谭旭东《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聚焦电子媒介对人们生存和思维方式包括文学创作的撞击和裂变,探讨了儿童文学在儿童生活空间中的位置以及积极应对新媒介时代、嬗变和重建的可能。

##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散文杂文卷》



这些作品大多注目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注重题材和表现形式上的拓展与创造。王宗仁《藏地兵书》以一个青藏线老兵的身份,将藏地奇异的风景与当代军人的风采采入一炉,情真意切,优美动人。熊育群《路上的祖先》从乡村和边地等多个角度切入,追溯我们血液和灵魂中的“祖先”,深入历史和文化传统,传达作者鲜活的感觉、感受、体验、品味与重温。郑彦英《风行水上》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寻找趣味和诗意,在轻松舒缓的叙述中铺陈人生的风景和滋味。王干《王干随笔选》以“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等方位词谋篇布局,以个性化笔墨对历史、地理、文化、时尚等进行人文剖析,尖锐而不失趣味。陆春祥《病了的字母》以26个字母词的方程式经全文,用中药处方这一富于创意的写法,观察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带给读者新鲜而有所获的阅读体验。

##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诗歌卷》



收录由诗人自己选取的五部获奖诗集的精华,诗韵情思浓缩笔端,文字大多简明优美。刘立云《烤蓝》书写个人的军旅生活、体验和感触,抒发军旅对自己心灵滋润渗透式的影响,有着特殊的金属般质地,坚强而不失壮美。车延高《向往温暖》从自己身边人和生活的土地、经历的风物发现诗意,用朴实的文字予以描述。李琦《李琦近作选》从细微寻常事物和感触中寻觅生活的智慧与真谛,抒发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带给读者新奇而温暖的感动。傅天琳《柠檬叶子》细品生活万千滋味,欣赏人生百样风景,抒发性灵情思,带有一种洗尽铅华后的洞悉和练达。雷平阳《云南记》观照自己在云南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意象独特,意境深沉,情韵浓烈,源自心灵,散逸着时间沉淀之后的醇香。

##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中短篇小说卷》